

青未了

人文 齐鲁

宋代济南文人有“斗茶”之风,老济南人也颇有古人遗风,张七爷说:“你瞧瞧我这茉莉大方怎么样,前天刚从泉祥茶庄买回来的。”李四爷说:“您别看我这壶茶汤色清淡,那可是正宗的珠兰小叶呢。”

口述城事

老济南人喝茶

李耀曦

老济南人都爱喝茶,家家户户皆有饮茶之好。济南虽非产茶之乡,却是江南茶在江北的最大集散地,茶叶在济南销量惊人。老济南人茶喝得很勤,有人是早晨起来就喝茶,信奉“早起一杯茶,饿死卖药家”,定要喝足、喝透、喝通,只喝得浑身通泰,五脏六腑无不服帖,方才吃早点。

济南老百姓居家过日子,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茶。早年间,济南府三教九流五方杂处,东关胡饼西关酒,贵贱贫富各有不同。但再穷再没钱,也不能缺了那两茶叶。纵然家徒四壁,也不能没有一把好茶壶。喝茶不仅是个人嗜好,更是待客之道,关乎礼数和脸面。故而老济南人喝茶颇为郑重其事,有钱人讲有钱人的排场,穷人有穷人的讲究。

当年高门大户殷实之家,进得二道门来,内宅上房堂屋正中,迎门是八仙桌子条案几。墙上悬挂中堂字画,桌上陈列各色物件,其中一套像模像样的茶具必不可少。茶具为江西细瓷,桌案为博山大漆。枣红色的大漆八仙桌擦得锃光瓦亮,能照出人影来。白细瓷釉下彩茶具被映衬得光彩夺目,令人神清气爽。

山东人豪爽,大块吃肉,大碗喝酒。济南人喝茶也豪爽,居家喝茶,沏茶待客,壶大碗大。除了给家中年事已高的老人特备盖碗茶杯之外,一般都用双铜提系圆筒平盖大茶壶,茶壶肚大根深。

客人来了,好茶好烟招待,先敬烟后沏茶。沏茶待客也有规矩和礼数:“酒要满,茶要浅”,茶壶嘴不能冲人,壶嘴对着客人是大忌,很不礼貌。良辰佳日,高朋满座,海阔天空,茶过三五巡,香烟吸了两大

包,越拉越投机。于是主人便倒掉旧茶换新茶,再重新沏上一壶,此谓之“续壶”,济南话也把与人套近乎拉关系称为“续壶”。如果续壶过后仍意犹未尽,那就得酒饭招待了。

不过,一条街上七邻八舍毕竟还是富少穷多。那些住大杂院的人家可就没了这般排场。一家妻儿老小挤在两间小屋内,明间里一张破方桌已经脱漆开卯,但桌上的一套粗瓷茶壶茶碗还是有的。岂料小孩子淘气,登椅子爬桌,茶碗打碎了不说,茶壶开了瓢,壶嘴也磕掉半拉,如之奈何?其实也没关系。那时有走街串巷“铜盆子、铜碗、铜大缸”的匠人专门为穷人修旧补废。茶碗茶壶都可修补,铜上几口铜铜子铆上一个铜壶嘴,白灰一抹,照样金光闪闪的也不难看。这就叫穷人自有“穷讲究”。

老济南人茶喝得多,经的事也多,深得其中三味,故也常爱拿茶说事。

济南话里不少俗语都与茶事有关,尤其是一些俏皮话、歇后语。

比如:“茶园里招手——胡(壶)来”,“茶馆搬家——另起炉灶”,“茶壶掉了把——就剩一张好嘴了”,“茶壶里煮饺子——有嘴倒不出”,“哪壶不开——专提哪壶”,以及“尿鳖子打酒——差壶了”等等。借物喻人,由此及彼,隔山打牛,虽俚俗而不鄙俗,常妙不可言。

老济南的夏天酷热,当年盛夏之夜人们都有当街乘凉喝茶的习惯。街头巷尾的茶馆(茶水灶)生意兴隆,左邻右舍的小孩子满街疯跑,大人们则手摇大蒲扇喝大茶拉闲呱,夜风中满街飘散着茶水的清香。宋代济南文人有“斗茶”之风,即大家聚在一起煮茶品茗,相互评比看谁茶盏里的茶好喝。老济南人也颇有古人遗风,张七爷说:“你瞧瞧我这茉莉大方怎么样,前天刚从泉祥茶庄买回来的,我给您倒上一碗尝尝。”李四爷说:“您别看我这壶茶汤色清淡,那可是正宗的珠兰小叶呢。”唯独蹬三轮的赵五爷闷头没说话,因为他喝的是茶叶末,也就是老北京人所说的“高碎”。赵五爷就好这一口,但不足与外人道

也。

不过,老济南人确实也有连茶叶末都喝不上的时候。“九分钱的酒,八分钱的烟,一毛钱的茶叶砖。”这是上世纪70年代流行于济南民间的一句顺口溜:济南仲官酒厂生产的地瓜干烧散白酒九毛钱一斤,九分钱打一两;济南卷烟厂生产的等外“大众牌”香烟,白纸包装无商标,烟盒上只印了“大众”两个红色大字;茶叶砖乃夏秋粗大茶叶碾碎后压制而成,当时济南茶庄从南方进了一批陈货,老百姓闻之争相排队购买,一毛钱买二两茶砖末,一人就限购二两。当年工人阶级兄弟每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,那些酒徒烟鬼茶仙,就只能买这些劣等货色回家享受了。

上世纪70年代笔者在历下区一个小厂当工人,当时厂里有几位“茶仙”,锻工烘炉前的章剑秋即为其中之一。大夏天烘炉前大烤活人,一批活儿干完后,章剑秋就跑到锻工棚门口外乘凉喝大茶。章剑秋是个老光棍儿,拉得一手好二胡,吹拉弹唱皆善,也颇为健谈,天南地北无所不知。据说他是劳改释放的“国民党文化特务”,所以干锻工活。老光棍章剑秋不喝花茶,净喝好茶,冬天是红茶,夏天是绿茶。他说花茶都不是用最好的茶叶沏的,也不新鲜。早年间达官贵人端茶送客或漱口,才泡一杯花茶。我从这位“文化特务”那里长了一点学问。

无论世间风云如何变化,老济南人照样得喝茶,不可一日无此君。如今我也是天天喝茶,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沏一杯茶。虽然并不对茉莉大方情有独钟,但也是遵从老济南人的“勤、浓、醇”三字经,一日三茶从早喝到晚。如果再努力,大概也可入“茶仙”之列了。



老济南茶庄柜台上的茶箱。(资料片)

乡村风物

童年的胶泥

那时,我有200多个泥模,大多是在申乡货郎的小推车上买的,也有母亲用家里的破烂或者鸡蛋换的。母亲不惜用维持生计的鸡蛋给我换泥模的往事,至今想起来,还觉得愧疚,也从内心很感念母亲,是她让我的童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。

耿仁国

我的家乡在阳谷县十五里元镇十里井村,是鲁西平原一个只有400多人的小村庄,坐落在昔日武松打虎景阳冈的西边,村前有一条浅浅的小河,春夏时节,流水潺潺。儿时的记忆里,一块块胶泥总是那么亲切、迷人。

胶泥是一种坚硬、细腻又有韧性的泥土,金黄的颜色,如同古铜,发出金属的光泽。对于大人,它的作用不亚于水泥,可以铺在水池子底部防止渗水,对于小孩子,它就是我们童年的欢乐。

因为胶泥并不是随处都有,而是散乱地分布在沟渠底部,春暖花开时,父辈人在春水未来之前,相继到干涸的沟渠去挖胶泥,就像勘探宝矿的矿工,用铁锹寻出矿脉,找出具体位置,一锹一锹挖出,用手推车推到家中使用。这个时候,我们小孩子最开心了。我和小伙伴们也挖来一块块胶泥,来到村东小桥

上,在光滑的石板上使劲地摔,因为胶泥有一个特性,就是越摔越软,等把它摔软了,就用它做各种游戏……

我记得当时最爱做一种叫“摔啊呜”的游戏:每人拿一大块摔软了的胶泥,在光滑的石板上,捏成小碗的形状,想方设法把底弄得特薄,用足力气往石板上扣。只听“啪”的一声,小碗底上破了一个大窟窿,让对方出泥给补上,然后再让对方摔,如此循环,往往能玩得如痴如醉,等家中大人们骂着喊吃饭时,才恋恋不舍地回家。

有时,我们还用胶泥捏各种东西,小鸟、小乌龟、小兔等,最常见的是小壶。大大的肚子,中间是空的,上边再盖上盖。尽管我们的手工水平都很拙劣,但都把它们奉为至宝,放在阴凉处晾干,拿出来和小伙伴联合搞个展览,很有成就感。

我们最爱玩的游戏还有印泥模。泥模是陶土烧制而成,又叫花模、胶模、瓦模。三厘米宽四

厘米长,顶部加一个小半圆弧,比火柴盒略大,其他形状的也有。图案更是五花八门,大多是动物、植物,也有卡通人物的,如孙悟空、猪八戒、哪吒等。图案很简单,像现在的简笔画,烧制的也很粗糙,但在我眼里那都是很精美的图画。因为线条多是凸出的,所以当我们把摔熟的胶泥按上去时,就会出现凹的图案,把胶泥按满整个模内,然后再慢慢地把印好的泥模轻轻地从模内取出来,一个泥模就印好了。

那时我有200多个泥模,大多是在申乡货郎的小推车上买的,也有母亲用家里的破烂或者鸡蛋换的。母亲不惜用维持生计的鸡蛋给我换泥模的往事,至今想起来,还觉得愧疚,也从内心很感念母亲,是她让我的童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。其他小伙伴也有不少泥模,我们就交换着玩,有时印泥模玩一个下午都不觉累。

我们村西北角有棵高大的梧

桐树,二爷爷在那里摆了一个小摊,卖些瓜子和糖块之类的零食,夏天到了还卖西瓜。他手艺很巧,会用胶泥捏“泥咕咕”,并且吹得悦耳动听。我们带了胶泥叫他去捏,他很喜欢我们这些小孩子,总是很认真地捏,先捏出大大的肚子,细细的扁嘴,然后用苇篾捅出几个眼来,拿在嘴上吹,就能连贯地吹出好听的曲子来。他高兴的时候,我们这些小孩子还会得到一把瓜子或者一块西瓜的奖赏……现在才知道,二爷爷捏的“泥咕咕”,就是我们当地申遗成功的“阳谷哨”的前身。前年,八十高龄的二爷爷还参加了县电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,“泥咕咕”吹出的美妙乐音,使我仿佛又回到了难忘的童年时代……

时光荏苒,玩胶泥的岁月已经远逝,现在的孩子更不知道胶泥是何物。然今天想起与胶泥交织在一起的童年,有快乐,有亲情,有甜蜜,回味无穷。

【民间忆旧】

二月二打灰囤

有的用柳条编的簸箕,有的用薄木板钉的木簸箕,有的用铁簸箕,因工具不一样,打囤时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,这边突突突,那边梆梆梆,在清晨静谧的小山村中,响成一曲非常动听的交响乐。

李贞寅

我的家乡在济南长清东南的山里,乡亲们在农历二月二有炒蝎子瓜、叠纸鸡、打灰囤的风俗,其中令我记忆最深刻的,是二月二凌晨的打灰囤。

家乡四周环山,山上树木成林,杂草丛生,村民习惯烧树枝、柴草,秸秆生火做饭。平时做饭前,把从锅底掏出的草木灰倒进栏圈里,快到二月二时,母亲便把掏出的草木灰盛在一个大筐里,准备二月二打囤用。二月二这天,天刚蒙蒙亮,父亲便把草木灰盛到一个用柳条编的簸箕里,左手端着草木灰,右手拿一根小木棍,用木棍轻轻敲打簸箕的底部,草木灰便顺着簸箕舌头慢慢流下来。

父亲先在自己院子里打个圆形的囤,然后再到院外自己的打谷场里仿自家粮囤的样子,打一个长方形的囤,并打上一个存粮和取粮的囤门。父亲打囤时,嘴里念叨着:“灰囤灰囤要打好,打的粮食盛不了。”灰囤打好后,在囤内放上小麦、玉米、谷子、高粱等粮食,

然后用个薄石板压住,到第三天下午,是“开囤”时间,要把放在灰囤内的粮食收起来给鸡吃。当地有一句歇后语,如夸一户人家为人处世好,就说“二月二打的囤——囤(为)得好”!

父亲打囤时,街坊邻居也各自在自己的打谷场上打灰囤,打囤用的工具各不相同,有的用柳条编的簸箕,有的用薄木板钉的木簸箕,有的用铁簸箕,因工具不一样,打囤时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,你听吧,这边突突突,那边梆梆梆,在清晨静谧的小山村中,响成一曲非常动听的交响乐。父亲把灰囤打好后,再端着草木灰囤院落。相传,二月二用草木灰囤了院落,邪魔鬼怪就不会靠近宅院,全家人就会安然无恙,兴旺发达。

在父亲打好盛粮食的灰囤和囤好院落后,我便学着父亲打囤的样子,用父亲平时烧木头点茶水炉的木头灰(这种灰是白色的),在一间间的住房内打钱囤,然后把一角的硬币或纸币压在囤内。这种打灰囤、用灰囤院落,寄托着乡亲们对安康、富裕的美好生活的向往,期盼着一年四季里风调雨顺、粮钱满囤,日子过得甜甜蜜蜜。

如今,家乡的乡亲们多数用煤气灶、电炉子来做饭了。过去农户使用盛粮食的囤,早已倒塌或拆除,乡亲们多在宽敞明亮的新房内留一间来存粮食,有的在二层小楼上留一间做粮仓了。家家户户粮满仓、钱充裕,过去的期盼,如今已经成为现实。二月二打灰囤的风俗看来很快就成为远逝的风景了。

